摘 桃子

时下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家 乡南武当山与广东上坪一带的鹰 嘴桃成为地方应季水果一大品牌, 皮青肉白、清脆鲜甜的鹰嘴桃受到 众人的喜爱,但我总觉得和小时候 吃的桃子相比,还是差了点什么味 道。记忆钩沉,我不禁想起童年时 老家后院的那棵大桃树。

老家的桃树,是我家仅有的 一棵果树。我没有询问过父母它 是丢弃的桃核偶然长起来的,还 是他们特意栽种的,总之在我记 得它的时候,它就已经长成了一 棵成年大树,最底部一截笔直粗 壮的树干上四周开出许多树杈, 犹如一把不规则的大伞。桃树下 隔着一道排水沟的旁边,是我家 的一口手摇式水井。我们每天一 日三餐在桃树下取水,总受到树

桃树花开的季节在早春三 月,我总会误以为是冬季。那时 树上没有一片树叶, 唯见满树竞 相吐蕊,粉嫩嫣红,如同苏轼笔下 的"争花不待叶,密缀欲无条;傍 沼人窥鉴,惊鱼水溅桥"。这首诗 的后两句使我想起一件趣事:有 一天晚上,同村小伙伴来我家,在 月光下赏桃花,适逢家里正挖水 井,一伙人围着水井嘻嘻哈哈打 闹,不料笑声最大的峰哥一脚踩 到了水井旁边的烂泥,滑进了水 井,幸好水井刚开挖,不是很深, 他攀着井沿爬上来了,卷起沾满 烂泥的裤腿和众人继续打闹,上 演了一出"傍沼人窥鉴,惊掉烂泥 里"的喜剧。

那年桃子结得实在多,满树的 桃子把树干压得驼了背,最底下的 那一枝都快挨到地面了,我们只得 用几根棍子把它们撑起来。关于 这棵桃树的树种,我也没有去考 证,大概是水蜜桃。桃子还未成 熟,嗅觉堪比小狗的孩子们就早早 瞄上了,每天放学后,我和姐姐总 是急匆匆往家赶,经常这边开着 门,门栓"咯吱"一响,那边就听到 有人从桃树上窜下来,人还没看 清,就一溜烟逃走了。

摘别人家桃子的经历,那时 许多小伙伴都有。谁家房前屋 后、菜园子里有桃树,孩子们是一 不知是由于那次大水使桃树烂了 清二楚的。从桃花落尽,结了小根,还是由于发了虫子,没过几 小的"桃子命"开始,就能看见孩 年,桃树就慢慢枯死了。桃树死 子们在树下转悠了,他们有的是 后,许是为了纪念它,父亲又在后 本村的,有的是故意弯路假装路 过的,仿佛那个时候腿不是受脑 子控制,而是受桃子控制的。运 了。后来,家里再没种过果树。 气好时,遇到矮的桃树,周围又没 再后来,连老家的房子也拆迁了, 人,眼睛一瞟,手起桃落就进了衣 那棵大桃树只能存在于我们日益 兜;运气不好时,要来来回回、无 尘封的童年记忆里了。

所事事晃荡好几趟才能避开人, 偷得一两个。桃子得了手,不用 洗,也不管熟不熟,在衣襟上磨蹭 几下,把外面那层毛蹭掉,就扔进 嘴里大快朵颐起来。

待到放暑假时,桃子快要成 熟了,我和姐姐就日日在家守护 着桃树。午后,我们把烂草席搬 到桃树下,在那里午休。阳光透 过树叶,照射在地面上,树影斑 驳,影影绰绰。我们躲在树荫下, 抬头看见将要成熟的桃子,确如 "海霞红点王母颊,玉团中涵秋水 色"那么可爱。成熟的桃子,不但 外表白里透红,轻轻掰开后,接近 果核的那一圈肉也是白里透红且 夹杂着果核的独特纹理。脱核的 桃子,清香脆嫩,如果再成熟一 些,便软糯香甜,又是另一番风 味。尽管爱吃桃子,我们也不敞 开来吃。我们守着桃子,估摸着 仅那一枝用棍子撑着的树枝,就 能摘下满满一筐来,妈妈拿到圩 上去卖了,能贴补不少家用呢。

摘桃子是件快乐的事。满树 的桃子并非同时成熟,爬到树上, 一会儿看到这个枝头红了几颗,还 没待摘下来,又看到那个枝头红了 几颗,如山猴子进了王母娘娘蟠桃 园那样,应接不暇。树越爬越高, 越爬越远,够不着的时候还要用棍 子去叉、去打,待要下来时,往下一 看,才不由得后背冒冷汗,两腿打 抖,不过心里还是乐呵呵、美滋滋 的。待摘到最后,往往就只剩树顶 上稀疏几个,摘也摘不到,用棍子 也够不着,只能盼着它们自然掉落 后我们在地上捡。那最后几个桃 子,也是吸尽了日月精华味道最美 的,吃完了之后就要待来年才能尝 到了。

桃子成熟的季节,攒桃核、捡 桃核也是我们爱做的一件事。桃 仁是一味中药,小时候每年都有人 会来收。我们平时吃完桃子,总是 有意识地把桃核扔到门槛下积攒 起来,平时在去洗衣或摘菜的路 上,也会一路低下头,去找寻地上 有没有丢弃的桃核。放假的时 候,还会到有桃树的菜园里,找寻 掉落的没有成熟的桃子,用石头 砸开肉后,就能取得桃核。桃核 的形状有的大,有的小,成熟桃子 的桃核,纹路宽且深,未成熟桃子 的桃核纹路浅且窄,就像世界上没 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天下也没 有相同纹路的两个桃核。桃核晒 干后,五毛或者一块钱一斤卖给收 桃核的人,我们像获得了一笔额外 的巨款般开心。

老家后院的大桃树装扮了我 的童年,让我灰色的童年记忆多 了一抹彩色。可惜有一年发大 水,大水漫进了屋子,我们连夜去 邻居家的水泥屋里避水,回来后, 大风刮断了桃树的树枝,屋子里 横七竖八浮着很多折断的枝条。 院的菜园里栽了几株,可惜还没 长稳,就被调皮的孩子连根拔走



雾绕山润 张成林 摄



赏画:谢柏菁创作的作品《春绿》,以表现赣南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来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 题,通过中国画的笔墨来反映我们赣南在保护环境、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周难得两天,晚起的我,伸着懒 腰,打着哈欠,凭感觉和记忆走向卫生 间。隐约间看见母亲蹲在门口,双手 搓洗着衣服,看着早已经劳碌许久的 母亲,心中满是愧疚。正想转身离开 之际,母亲叫住我:

"起来了,上班累,该多休息会 啊。洗衣服没吵到你们睡觉吧?"

"怎么会,老妈,睡得很好。你怎 么不用洗衣机洗啊,别去省那点电, 那么多衣服,要洗到什么时候?"我心 中满是不快,就要动手去拿衣服。母 亲连忙摆了摆手,有点怪不好意思地 说:"洗衣机坏了,你爸说有个零件要 修一下。"

"那我爸呢,怎么不赶紧修好来?" 我正想兴师问罪。母亲赶忙打着圆 场:"你爸一大早就去赶集了,说给你 们买点好吃的。对了,早上你想吃点 什么,妈给你们煮。"

看着母亲爬满老茧的手,尽管在围 裙上擦了好几圈也仍然带着肥皂泡,我 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了,不过小大人的 架子还是端了起来:"随便吧,别搞太多, 马上就快到中午了。下次你们俩先吃, 不用管我们。'

母亲只管笑呵呵地应承着,一边 走向房间的床底,伸手去拿她视若珍 宝的土鸡蛋。我又气又无奈,转身便 回了房间。

好好享受了一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的幸福生活,只是想到已到而立之年 的自己,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任性之 举,不免有点汗颜。

卫生,毕竟该啃的硬骨头,老两口提前 场景却是别人羡慕不来的。 好久就搞好了。正在二楼扫着地,楼 紧冲了下去,到了楼下,定睛一看,才 贝闺女!" 发现是妹妹小梅回来了,她耷拉着一 张脸,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英子正在 卸着后座的货物。我本想上前帮忙, 给她顺着气,递水给她,并努力示意她 冷静下来,慢慢说。

"死丫头,这么没有规矩,大呼小 爸这样的!" 叫的,没看见你哥和你嫂子回来了,就 我们家怎么了呢?"

我到过繁华的都市广州,到过海 鲜飘香的海滨城市漳州,到过红色圣 地井冈山……然而,最让我魂牵梦绕 的是一座南方小县城——上犹。

上犹有一条美丽多情的江,叫上 犹江,是浩浩赣江的重要支脉,她从清 荣峻茂的罗霄山脉款款而来,哺育着 世世代代的犹江儿女。据说北宋文豪 苏东坡曾徜徉于清丽秀美的上犹江, 还深情写下"长河流水碧潺潺,一百湾 兮少一湾,造化自知太元巧,不留足数 与人看"的经典诗篇。

晨曦微露,雾气朦胧,水天一色。 上犹江上,叶叶扁舟穿梭于小桥之间,犹 江两岸,客家特色浓郁的早餐店里,早已 摩肩接踵,包米馃的馨香飘飘荡荡,散入 清风满犹城。包米馃是上犹久负盛名的 传统小吃,以四时蔬果为佐料,配以韭

得骂我。"小梅歪着头喊道。英子赶忙 接过话,安抚道:"有事好好说,我们都 在,给你做主。"

其实老妈多半已经猜出来了,肯 定是老胡(小梅的丈夫)又惹到她了, 回来抱怨告状。

小梅把杯子掷在桌子上,气愤地 说:"他每天下完班,鞋也不换,就往沙 发上一躺,啥也不干,一直在那里玩手 机,等着我回来。敢情家里的东西都 是跟我姓了?他碰不得!"

要多换位思考,体谅一下他。"母亲放 把它修一下吧。" 缓语气,苦口婆心地劝着。

"谁体谅我啊?活该我就当保 姆。想着以后还有几十年,这谁能忍 道:"来帮一下我,一个人搞不停当。" 没多久,饭好了,我们也起来了, 得了,反正日子是没法过了。"小梅抓 狂道,眼睛里含着泪水。

> "谁啊,谁说日子没法过了?"父亲 推开门,扶着摩托车走了进来。

照例,我应该去干点活,只是做什 迎接父亲。虽然在旁人看来,完全没 么好呢? 无奈只得拿起扫帚打扫一下 有需要母亲搭把手的地方,但是这个

父亲听到母亲的话,一边笑,一边 哪能说换就换。" 带撒娇地抱怨:"要过日子,还得是我 问她:"吃饭了,你要去哪里?"

你咋咋呼呼的,不知道的,指不定以为 年轻的时候,我比老胡还霸道,基本 上从来不碰家务,亏得有你妈操持。" "妈,你也不问问我怎么了,就晓 父亲慢条斯理地讲着,"那时候,你妈 地宣布。

也很愤恨,经常因为小事情跟我吵 架,感觉一秒钟都过不下去!"

"你还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我第 一次听。妈,我爸说的是真的吗?"小梅 越听越起劲,连忙大声问着母亲。

"是,你爸是拣好的说,其实,他比 这更恶劣。那时候务农挣钱少,家里负 担重,他经常心里有股子气,没有地方 发泄,只能冲着我撒野。"母亲边切着 肉,边回忆道,"后来,我们两个发现不 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这个家要散咯。 于是我就想了又想,终于想通,毕竟是 自己挑的,怎么也得往下过。"

父亲突然抢过话头,说道:"然后,你 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得温柔 贤惠了,不骂我了。经常自己一个人默 默干着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也不 会老想逼我干。我呢,也明白了你妈的 心思,就开始顺着她的心意,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帮她分担。就这样,我们互相 体谅、互相扶持,慢慢地才有了今天。"

小梅突然陷入沉思,一个人干喝 着水,若有所思。父亲没有打断她的 思索,自顾自地从口袋里摸出烟,正准 备美美地犒劳一下自己,母亲却指挥 "老胡养家,在外面干活,不容易, 道:"那个洗衣机的零件你买到了吗?

> 父亲放下手中的烟,拿着新买的 零件,走向卫生间,忙活了一会,便喊

母亲知道我跟父亲讲不来,便赶 紧出来,对我说道:"你跟英子去炒一 下菜,我去帮帮你爸。"

许久没有说话的小梅突然走动了 母亲丢下手中的菜,赶忙跑过去 起来,只听见她说道:"这个洗衣机都坏 了,别修了,直接换了多好,省时省事。"

"现在的年轻人,整天就知道换、 换、换,不会过日子。哪有一发生问 停好摩托,母亲拿下挂在车头上 题,就想着换一个的,修修补补才叫会 下就传来一阵哄哄闹闹的声音,我赶 的菜,笑着说:"还不是你惯出来的宝 过。"父亲回道,然后用俏皮的语气说: "再说了,毕竟磨合了那么久,有感情,

> 过了一会,我端着菜出来,正要放 谁料想,小梅一把搂过父亲的右手,略 下,就看见小梅拿起包想往外走,我赶忙

"我回去修一下我家的'洗衣机'。" "说实话,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她边说边跑向外面。我回头看去,母亲 用勺舀着水,正给父亲洗手呢!

"修好了,我们开饭吧。"父亲得意

车流,绿树成荫的行道树,倒映在清 澈见底的江里,如梦如幻,令人仿佛 置身于如诗、如画、如歌的仙境之 中。岸上欢声笑语,酒店里高朋满 座,到处都是生态全鱼宴:鲜嫩的洋 尖、野生石伏鱼、葱香银鱼汤、千年鱼 蛋饼……肉质鲜美,嫩而不腥,肥而 不腻。食客们慕名而来,啧啧称赞: "一江清水养育了一江鱼。"

> 月色皎洁,华灯璀璨,交相辉映。 人们漫步在绿海里,呼吸着富含负氧离 子的空气,欣赏着一江两岸的旖旎风 光,烦恼忧愁瞬间灰飞烟灭。公园里、 广场上,反复播放着欢快的歌曲《你犹 在我心上》,客家采茶舞的婀娜多姿与 活力完美绽放。此时,四面的青山环绕 下,上犹县城就像安卧在一个暖洋洋

的工 人父亲

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一 辈子都和木头打交道,那种朝夕相处,就 像铁和铁锈。

2011年夏天,那时我还在读中学,班

主任布置了一项特别的实践活动——体 验一天父母的工作。在此之前,我对于 父亲的工作一无所知。 傍晚,萤火虫在院子里发出微光,池

塘里的蛙鸣开始漫长的独奏会。吃过晚 饭,我向父亲讲述了那个特别的实践活 动。父亲稍一皱眉,还是应允了。

夏天,日出得早,西装革履的鸟雀在 树上明目张胆地聚会。父亲上楼喊我去 上班,我困意难消,心生退意,但听着越来 越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是咬咬牙起床了。

父亲工作的地方是在南康星光村, 离家约十五公里,骑车半个小时左右。 一路上,见稻子长势喜人,每一亩稻田都 扎着一个老实的稻草人。乡道渐窄,我 喊父亲慢点,父亲充耳不闻,那身形如崖 间飞瀑。这上下班的小路已是父亲一生 最熟悉的地图。

进厂前,父亲给我戴好口罩。厂里 灰尘呛人,油漆刺鼻。我父亲是个油漆 工人,每天的工作是在一间小木屋里重 复刷漆。我第一次加入,只能做点简单 的活。父亲负责调漆,刷漆,我负责将床 头柜等成品抬去空地,自然风干。父亲 给我做着示范,两指并拢,紧抠住床头柜 的沿口,手不能碰着刚刷好漆的柜面,不 然就前功尽弃了。实木做的柜子有灌铅 似的重量,我抬了几个就有点吃不消 了。父亲见我累得汗如雨下,让我去外 面吹会风扇。

外面的木匠工人也戴着防尘口罩,风 一吹,纷纷扬扬的木屑,像积雪。工人师 傅递给我两瓶矿泉水,好奇地询问我:"你 是严师傅的儿子?"我点了点头。工人师 傅竖起大拇指,就像在朋友圈里点赞。

厂里的风扇直径约有一米,风吹过 来,霎时清凉。想起父亲独自在开灯的 小木屋里,我也赶紧拿上矿泉水接着去 搬运了。

小木屋里,父亲弓着背,一手拎着喷 枪,一手拿着毛刷,汗水浸透了整个后背。

我问父亲:"怎么不开个风扇呢?" 父亲撇着胡须,解释道:"风吹起的 木屑落在未干的漆面上就不好看了。"

我似懂非懂,抬走一个沉重的柜子 就没有再说话了。

下午两点,食堂开饭了。我和父亲 去得迟了,只剩下两碗苦菜汤。我面露 难色,捏着鼻子才勉强喝完。那种入口 即化的清苦,时间长了,竟也有了一丝回 味的甘甜。父亲低着头,悄悄和我说: "干完活,咱们下馆子去。"

离开小木屋前,父亲从箱子里拿出 一瓶洗洁精,我们在水桶里使劲刮凝固 在手指间暗红的油漆,整个手心和手背 都搓得异常红肿了。

黄昏时分,竹林下的农家菜馆,让人 不由得想起了一行古诗:"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生处有人家。"那一种清幽自现、 凉意顿生的感觉令人回味无穷。

父亲点了一个农家小炒肉,问我还 需要什么? 我盯着琳琅满目的菜品以及 菜品旁几十元的价格,迟疑不定,看了正 面,再看反面,小声道:"再来一个青菜就 好了。"

父亲有些错愕,但也没说什么。即 便只有一荤一素,我也吃得如狼似虎。

太阳就要下山了,余晖仿似长长的 燕尾服,诠释着时间的高贵和典雅。

返家途中,我问父亲:"今天能赚

父亲比了个OK的手势。

"但一顿饭几十块钱也好贵。"回想 起那顿晚饭,我心里还是有一根刺在。

父亲听完,停顿了良久,随后狡黠一 笑,说道:"傻孩子,咱是老客户了,有便 宜的内部价。"

"真的?"

"真的。"

我释怀地笑了,那笑声回放在芦苇 荡里,惊飞一只躲在荒草里茫然无措的

假期结束之后,我将"这一天"写成 作文上交给班主任。第二周,这篇文章 被评为优秀作文,并粘贴在黑板一角。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老艺术家李雪健 演《焦裕禄》一角拿了金鸡奖时的得奖感 言:"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 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借这一段话,献给我的工人父亲。



菜、香葱或瘦肉馅,皮薄菜鲜、清香爽口。 晌午时分,碧空如洗,艳阳朗

照。和畅的微风亲吻着碧波,温暖的 阳光播撒在江面上,泛出无数星星点 点的金光。悠悠的白云,神奇清秀的 群山,高耸入云的广厦,密密麻麻的 的摇篮里,是那么的安详、幸福。